



甘肃傩文化研究

胡颖 蒲向明 等著



助项目

胡颖 蒲向明 等著

甘肃雄文化研究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美艳 王怡石

装帧设计:薛 磊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雎文化研究/胡颖 蒲向明等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
(敦煌西域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7-01-010809-4

I. ①甘… II. ①胡…②蒲… III. ①雎文化-研究-甘肃省
IV. ①K89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1192 号

甘肃雎文化研究

GANSU NUO WENHUA YANJIU

胡 颖 蒲向明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0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7-01-010809-4 定价:45.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甘肃傩文化在整个中国傩文化中，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还远未发掘出来。

国内学者对傩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起初，不少学者认为傩主要分布甚至产生于中国南方，随着大量文献资料的发掘和田野考察成果的面世，这一认识得到纠正。唐代文献如敦煌卷子伯三五五二号就有“驱傩之法，自昔轩辕”的话语，甚至黄帝的次妃嫫母也曾做过方相氏的记载也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从理论上讲，傩是远古时代人们为了驱逐疫鬼而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傩的发生应该在远古即人类的童年时期，中华文明发源从过去的一元论到目前的多元论，都向世人昭示着傩文化的产生首先是多地域、多色彩的纵向并进式，之后，到上古、中古时期才有了横向的交叉和渗透。因此，曲六乙先生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傩文化圈的做法是现实的、也是科学的。只是究竟应该划分为多少个“圈”，“圈”的范围如何，圈与圈之间以及圈的

甘肃
傩文化研究
GANSU NUOWENHUA YANJIU



内部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还有待进一步的商榷和细究，而结论得出的先决条件，首推田野调查所获取的第一手个案形态描摹资料。正是这样的初衷才促成了本书的编写。本书尽可能全面收集傩俗田野调查报告，也是鉴于同一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极具普遍性的现象：驱傩活动包含于民间社火中，甚至有些地区的社火形式、内容几乎全是围绕驱鬼逐疫、禳灾纳吉的驱傩活动进行。于是不由我们产生这样的猜测：在民间，大规模、集体性的驱傩活动自古就与社火结下了不解之缘，驱傩是社火的一项主要内容。

作为北方春节期间民间举行的大规模祭祀、杂耍、歌舞等庆典、欢娱活动的社火，一般认为它源于古老的土地与火的崇拜，目前我们常见的甘肃社火一般都要经历请神（祭祖）——走村串户（或游街）驱傩——歌舞、杂耍、唱戏等娱乐活动——送神的过程，这一过程完全可以看做是驱傩活动的几个阶段：请神的目的是借助神力来驱傩，走街串户是驱傩的具体方式、手段，娱乐活动是娱神、酬神，最后送神归位。考虑到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财力、人力、农时所限，全民集体性的大规模祭祀、禳灾、庆典活动举办的次数、频率不可能太多，所以一次活动复合多种功能、动机的可能性极大，尤其社火与傩从发生学的角度考量，其含义、内容本身就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都有祭神仪式、娱乐活动等。因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更大。

虽然如此，社火与傩之确切的关系——相同或相异之处是什么？如果二者是逐渐相融的，那么这种相融大约肇始于什么时期？以及社火与傩在北方、在甘肃的发生、发展脉络、形态等，都是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和进一步厘清的问题。本书只是一个开端，还有许多有价值的工作要做，有很多空白点需填补。

这本书虽然是论文集的形式，但仍具整体性、系统性。全书共分两大部分，上编实录篇主要收集了甘肃省部分地区的傩文化调查报告，重在客观、真实的描摹该地区傩文化形态、特色，以期给同行、学者提供第一手资料，为今后甘肃乃至全国的该领域研究做一些基础工作。在地域的选择上，我们

力求全面、有代表性，同时避免重复。比如，“地蹦子”这项艺术形式在酒泉市周边的金塔等地区也有，我们仅选酒泉市为个案；一些地区驱傩（社火）形式、内容大同小异，我们只选一个地区加以描述，比如，所选正宁社火实际上代表了一些地区的社火规模、内容。下编是傩文化的研究、理论文章，这些论文虽然涉及的问题比较广泛，但都无一例外地聚焦甘肃，同时将视野放远至全国来研究甘肃傩文化之渊源、历史、特征，既有对活态傩的探索，也有对古代傩文献资料的分析、解读。特别要说明的是附录部分，由于本书上编部分是在实地考察及大量翻检各地方志、民俗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其间或由于目力所限、或由于调查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有些资料内容短小琐碎，不能成文，但笔者以为弥足珍贵，对全面考量甘肃傩文化的形态大有裨益，因此不忍割舍，以附录形式附于书尾，作为实录部分的补充，以供专家学者参考。

该书虽然耗时长，调查报告部分系陆续累积而成，非一蹴而就之作，其间又凝聚了多人心血，但由于田野调研本身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加之我们步入傩文化研究领域时间不长、水平有限、实录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可供借鉴者寥寥，各种主客观原因造成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方家多予指正。

胡颖

2011年6月于兰州

目录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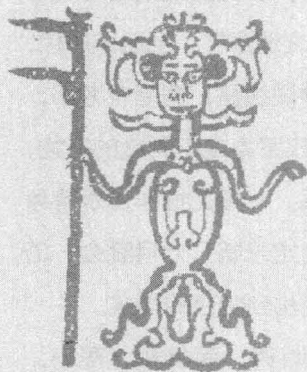
- 1 · 永靖傩实录 / 胡颖
- 18 · 宕昌藏寨的凶猛舞与攘庄习俗 / 胡颖
- 26 · 甘肃临洮南部“拉扎节”上的跳神 / 尹晓叶
- 33 · 武威社火中的驱傩活动 / 胡颖
- 43 · 甘肃静宁傩文化考察报告 / 胡颖
- 65 · 秦安羊皮鼓 / 宋素乾
- 72 · 甘肃武山旋鼓和断瘟仪式 / 宋素乾
- 81 · 异彩纷呈的苦水社火 / 胡颖
- 96 · 拉卜楞寺“七月法会”中的“哈钦木” / 胡颖
- 102 · 酒泉地蹦子 / 胡颖
- 111 · 正宁社火中的傩仪和傩俗 / 胡颖
- 121 · 康县梅园神舞 / 胡颖
- 126 · 甘南寺院傩“羌姆”考察 / 刘敏
- 140 · 张掖“倒羊角” / 胡颖
- 146 · 陇南白马人傩戏的表演内容 / 蒲向明



- 164·陇南白马人傩戏的面具艺术论 / 蒲向明
- 180·陇南白马人傩舞戏服饰艺术论 / 蒲向明
- 198·陇南白马人傩戏表演艺术论 / 蒲向明
- 212·陇南白马人傩舞戏源流考 / 蒲向明
- 232·永靖傩舞戏明代文化特色论 / 庆振轩 张馨心
- 240·傩·社火——以甘肃静宁县张山村等为例 / 胡颖 胡毅
- 248·敦煌“儿郎伟”研究综述 / 张勇敢
- 262·敦煌“驱傩文”探析 / 张勇敢
- 272·永靖“七月跳会”渊源浅论 / 胡颖 胡毅
- 280·羌姆与傩之关系综述 / 胡颖
- 286·附录：傩俗拾掇

永靖傩实录

胡颖



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至今仍可见到丰富的古代傩文化遗迹，当地人称“跳会”，是一种典型的傩舞戏。跳会目前主要流传于小积石山一带的杨塔、王台、红泉等乡村。

一、永靖“七月跳会”的渊源及仪式程序

永靖傩渊源：一种说法认为源于古羌、汉两族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永靖学者石林生认为，永靖境内考古发现的众多羌族文化遗址，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中的张家嘴类型、姬家川类型、莲花台类型表明，羌族曾是生活在永靖一带的古老民族，他们信奉原始巫教，很早便有了以巫术仪式驱鬼逐疫、祈求狩猎成功、风调雨顺的活动，这种活动以后又与汉民族的信仰、崇拜相结合，

甘肃
肃南
文化
研究



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七月跳会”。另一种说法是，据当地老人讲，七月跳会与古时永靖人为了防止蕃人麦熟之际抢收麦子而采取的防御行动有关，这种行动的具体内容是：戴上狰狞的面具，打上旗帜，敲锣打鼓，手舞足蹈，蕃人以为天兵降临，慌忙逃逸。据明代嘉靖癸亥年间（1563）修撰的《河州志》记载：“天宝年间，每岁积石军麦熟，辄被吐蕃获之”，及民国时期的《续修导河县志》的说法：“遇丰年，则扮演社火，即乡人雉之遗意”，至迟在唐代，当地人民已用七月跳会的形式来保卫丰收成果。再一种说法是，据笔者考察，永靖今存跳会内容大多与军事有关，属军雉范畴，是明代军事屯田制度的产物，其形式、内容可能受安徽雉影响颇大，甚至有渊源关系。（参见拙作《永靖雉渊源论》）这种认识与上述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可以肯定永靖“七月跳会”历史悠久，只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表现形式是它发展变化到明代的样式。

七月跳会祭祀仪式过程由请神、献盘、献牲、会首舞、面具舞、赛坛、送神等几部分组成，下面一一分述之。

一是请神（注：当地人称“下庙”）。村里的人们在大总排的领导下，请来当地的法师（一般身着青色长袍，头戴帽子或盘有大辫子），在“会场”上（空旷的打谷场）安顿好供神的毡房等所需用具，在东、南、西、北四处供上需请的神位，点上空灯，做好迎神准备工作。然后，九辮会手聚集起来，前往庙里请神。请神时，法师请卦，会手们给神上香完毕后，村上年轻人将供奉的二郎神、九天圣母娘娘、普天同庆通聚龙王、吧咪宝山金花娘娘等抬上轿，走出庙门，在法师的带领下各家逐疫。法师手拿姜子牙神鞭，口里默念“上不打天，中不打神，驱打的邪鬼魍魉远离行……”神轿行在中，九辮引领24或12个手持迎神旗、舞着雉舞器械的会手跟在后，组成浩浩荡荡的仪仗队，敲锣打鼓，按一定的线路，一般首先到总排头家里，走街串巷，除灾驱瘟，而村里各家均焚香点灯，摆上供品，叩首迎送，有的人还将儿童抱在怀里从神轿下穿过，以求孩子平安成长。最后到会场将神轿按座次安放到规定地方，称为“安神”。接下来就是“升大幡”的仪式了。

大幡是手工扎制的一面旗帜。旗杆早已被人立好了。参加活动的众位法师一边敲打着三皇神鼓，一边排成队，有条不紊地行走在场院内。在会场另

一边，会首们则在紧张地准备着升大幡的各种用品。当会首们点燃黄表纸的时候，那面大幡也缓缓地升到了旗杆的顶上。

安神之后，是一系列的祭祀仪式，来自各个乡村的乡亲们，按照传统的习俗进行着祭拜。祭拜形式多样，有的“各自为政”，三三两两在不同的神像前焚香叩首，更多的村民围拢着一法师，而法师正在给神“开光度气”：法师在鼓舞伴奏下，用毛笔为神点睛，用火种入气，用毛巾擦骨，用木梳梳发，用镜子照丹田，用鸡血祭奠，用五彩线钢针扎神的七窍，在乡亲们眼中神也和人一样，需要睁开眼睛，要洗脸，要梳头。法师在进行这系列过程时，围观的妇女们争抢针线。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二是献盘。献盘是每个农户献神的大馍，每个馍用面3斤许，俗称酥盘，也叫“盘馍”。全村人陆续拿来用刚收获的新麦面蒸好的“盘馍”，每户至少3个，直径约尺余，其中的一个馍上写上一户人家户主的名字，叫“字盘”。3个在会期大伙分享，剩余的“字盘”要拿回家，视为驱邪之物，家里老小分吃。

三是会首舞。参加祭祀活动的仪仗人员被人们称之为会手。献盘焚香祭祀礼仪进行的同时，开始表演会手舞，又叫踩场、踩四门，是跳会的开场节目。开始时，四大九辖领着牌头位会手跑大场、踩四门，会手们不戴面具，也不化装，头戴红缨鞦帽，身穿黑袍，下着红裤，肩搭三角红布，由三十多人组成，每人手持一杆一丈有余的鸡毛旗帜起舞。步履矫健，迈着雄浑豪放的舞步进入会场，口中不时发出“好——好——”的吆喝声，进入会场后，先在供神的帐房前礼拜，然后身着八卦衣的四大九辖挥舞刀、钺、剑、戟，会手舞旗，队伍时开时合，队形变化多端，有“三回九转”、“跑大圈”、“跳方阵”、“太极八卦”、“旗开得胜”、“乘胜追击”等阵法，同时锣鼓阵阵。舞步和阵法有这样一首口诀：“一上二退三交叉，四上五退转麻花，六卷云花四角转，七变一字长蛇线，走罢云花转大圈，快步小跑跳旗完。”会手舞后，到神前禀说，禀辞主要说一些跳会的根源来历，并许诺献牲。

再有献牲，是祭礼仪式中的重要内容，因病痛、灾难、求子、祈福等祈求神的保佑，向神灵许下愿者，以供品献给神，目的是还愿。人们在会首的带领下，给神上香，烧黄表纸，点蜡烛，叩首后，将早已准备好的“牺牲”



拉到神位前站好，让福神认领。如果“牺牲”是羊的话，人们就要往羊的身上淋水，主要在脊背上，当羊受了冷水的刺激后，就要猛地抖动身体，这说明羊被神灵认领了。假如羊不抖动身体，人们就要不断地给羊淋水、淋酒进行刺激，再向神灵进行祷告，直到羊抖动身体为止。如果“牺牲”是猪，就要用点燃的松柏枝刺激猪，使猪受到烟的刺激用嘴“毁土”，所谓毁土就是猪用嘴拱地上的土。假如猪不拱土，人们就要不断地给予刺激，直到猪拱土为止。福神认领完后，人们就把“牺牲”宰杀了。宰杀之时，人们用一个衬有黄表纸的碗接上少许鲜血，供奉给福神。然后，把剥洗干净的“牺牲”囫囵下入大锅内煮，待煮到血水刚干的时候，捞出头，在鼻子中插上葱，供奉在福神的前面，同时，还要从“牺牲”身上切下少许肉，切碎后用汤烹煮后，洒在会场四处，以为祭神。献牲过程中一般有占卜活动。待献毛血、献猪头后，老人、会手跪于香案前做祷告，祈求一方平安，并打卦问卜，以预测来年年景的好坏。

还有打卦。永靖的占卜打卦有两种方法，一为羊角，另一为木质八卦。羊角卦是利用一寸长的羊角尖剖为两半进行占卜，算卦时，问卜人先上香、点烛、焚黄纸三叩首，而后用右手撮起羊角卦，垂直抛下，根据卦爻的阴阳，预测吉凶。另一种木质八卦由于简单易行，更适宜普通百姓占卜，方法是截取五寸长木条，削八个平面，每面写上卜辞，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上上大吉”、“同心合意”等内容，相对应的是“风、雨、山、水、天、泽、地、火”八个字，木顶有“先天八卦”四字。问卜时手捧起八卦，伸出双臂，倾斜手掌，滚出八卦，待八卦停止滚动，正上方卜辞便是占卜结果。这种占卜法俗称“八棱滚卦”。

赛坛。坛，即祭祀场地之意。赛坛是迎神赛会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每年的农历七月二十三日这天，永靖西山乡的三角、树湾两个地方的17个庙的队伍都集中到坛上演出。赛坛既是娱神娱人的重要手段，又好似乡傩活动的比武擂台，客观上对提高各个傩舞队演技起到很大的作用。

还有面具舞。献牲后，便是面具舞表演，开幕戏一般为《二郎神赶祟鬼》，然后一场接一场演，有《单鬼抽肠子》、《关公斩貂蝉》、《笑和尚赶雷雨》、《五将降猴》、《目连僧舅母》等20多个节目。永靖民谚云：“松树湾的《武将》、焦家庙的《杀虎将》、三角庙的《独戏》、果园四庙的《四不像》。”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永靖的傩舞戏表演的剧目丰富，形式多样。

一般演出为三天时间，第一天和第三天因有请神、迎神和送神、踩场等环节，跳的节目一般不多，五至八个，第二天除了开始时踩场外，主要就是傩戏表演，可以把第一天和第三天不跳的所有节目都可以跳，也可以重复演第一天和第三天跳的个别好的傩戏。

送神归庙是最后一天的事情，傩戏表演几场后，根据各庙实际情况确定送神回庙时间，法师请卦，起轿，会手着装手拿舞具尾随其后，等法师手拿神鞭让神轿左旋右转一阵子后送神回庙，会手跟随神轿回庙后再请卦讨吉卸装。后全体村人按户分享所献的羊肉、馍等供品。最后，按照规矩，众人推选出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大总排，再将羊头交给他，便确定了来年与神庙有关的所有事情全靠他与众人商议定夺。

最后，捎带说说永靖之“福神庙”。从上述仪式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庙”在跳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跳会主要在汉族和土族居住区的福神庙举行，福神庙是举行仪式、祭祀神灵、存放面具及乡民祈愿、还愿的场所。当地素有“上七庙，下六庙，川里还有十八庙”之说，所谓的“上七庙”就是指以会坛在树湾的九龙庙、车家庙、五云山庙、朱山庙、坛子庙、红泉庙、董家山庙。“下六庙”是会坛在三角坛的果园四庙、余宋二庙、周何二庙、焦塄庙、三角庙等。“川里还有十八庙”：是指原永靖县城莲花城驻地白塔寺川一带，因刘家峡水库蓄水被淹没，有的后靠，有的迁往三塄、北塄桥寺、先锋等乡村，至今有面具、有“跳会”活动的有三塄镇下塄庙、上金家庙，先锋乡潘家庙、鳌头庙。每座庙里分别供奉着不同的神像。

永靖各乡（镇）所敬之神

地区		所敬之神	
杨塔乡	焦家庙	二郎神（杨戬）、龙王庙（哪吒）	
	宋家庙	双位二郎、龙王神、摩劫大王、显身爷	
	余家庙	九天圣母、高黄二郎、黄衣二郎	
	果园四庙	果园庙	双位二郎、显身大王
		杏树嘴庙	黄衣二郎
		赵山庙	金龙大王
		党山庙	龙王神（哪吒）、白马大王（《西游记》中白龙马）

续表

地区		所敬之神
王台镇	周家庙	九天圣母、杨戬二郎、川黄二郎、黑池龙王
	何家庙	九天圣母、川黄二郎
红泉镇	吴家庙	王母娘娘、九天圣母、金花娘娘、银花娘娘、杨戬二郎、锁脚龙王、山王土主
	金塬庙	杨戬二郎、白马爷、土主爷
	朱家庙	杨戬二郎、常山锅盖（常显春）、九天圣母
	黄家庙	金花娘娘、三霄娘娘、金童玉女、杨戬二郎
	玉皇庙	杨戬二郎、锁脚龙王
	车家庙	杨戬二郎、摩界代王、常山锅盖（常显春）、山神爷、土地爷
三塬镇	上金家庙	二郎爷、龙王爷、菩萨爷、贾家寺古佛
	下塬庙	二郎爷、龙王爷
	三角庙	黄衣二郎神、龙王

其中乘轿子的神像称“坐神”，画在旗帜上的神像称“行神”，当地人将画有神像的旗帜叫“迎神旗”，当山大沟深、行走不便时，迎神旗可代替坐神出动。迎神旗正方形或长方形，各庙都有，长一般在一米到两米不等，宽约八十公分到一米五左右，彩绘，上绘有二郎神和龙神、金花娘娘等形象，最常见的二郎神穿黄袍、骑白马，马前有啸天犬、手持宝剑，后有金马童子和郭大将军；龙神着红袍、骑红马手持神鞭，后面跟随巡海夜叉和波浪之神。

除此以外，庙里还是存放木制的刀、枪、剑、戟等道具及面具的场所。面具（俗称“脸子”）有的庙里 18 副，有的 36 副不等。

二、“跳会”——傩舞戏

跳会正式进行之前的，有系列准备工作，比较重要的是选派“角色”：永靖傩舞队由会首、旗手、锣鼓手等六十多人组成。其中，设一名“总会”（又称“总排”），选 4 名跳会的能手作四大“九辖”，另有 24 名“会手”。之后，个人分头准备，包括服装、台词、动作等。

永靖傩舞戏分类：永靖的傩舞戏在平地上演出，共有二十几个节目，每

剧演出时间约一二十分钟。多数剧情和人物动作简单，一招一式显示出粗犷、原始的风貌，即便表现战争题材，也缺乏激烈争斗的场景，而是温而不火，不追求真刀实枪的“逼真”，更多是表现对立双方的胜负结果，至于过程，只是点到即止，重在“表现”、“表演”而非“再现”，这大概是中国传统戏曲表演的萌芽。傩舞戏演出时演员全部戴面具，当地俗称“脸子”。故事通过人物之间的道白及简单唱腔展开，但剧中人物本人并不开口，全部由场外人代为叙述和说唱，而且无论是说还是唱，均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比如，《川五将》中关羽上场，场外伴唱（或说）：“吕布来到：吕布先来吕布先，骑上白马上青天”，直接指名道姓，而不用第一人称。

永靖傩舞戏根据其功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孕育萌生于仪式的剧目，这类剧目演出的宗教信仰功能大于审美功能，对仪式活动有很大的依附性与寄生性，往往与驱鬼逐疫、除邪解厄、祈福纳吉及农耕生产有关；第二类在傩戏剧目里被称为“花戏”，它们是与祭祀仪式本身关系不大的历史传说、世俗剧，娱人的功能大于娱神功能，在傩文化发展的链条上，一般来讲，它的出现应晚于第一类；第三类是目连戏。下面简单叙述一下主要剧目之剧情。

属于第一类的有：

变化赶鬼。傩神变化三眼二郎手执神鞭，降伏了红、绿鬼等诸多祟鬼，得胜收场。此剧一般是傩舞戏的开幕戏，具清场之意。

杀虎将。娘子放牛，遇一虎欲吃牛，虎牛相斗，娘子乘机逃下。娘子提着酒葫芦，给杀虎将敬酒，请他降虎。杀虎将带着几分醉意，挥舞双刃剑，与虎搏斗，最终杀死了虎，并剥下虎皮。

庄家老。角色有老者、娘子、牛和马，演老者向娘子传授诸如播种、耕作等劳动技术。

山五将。角色有吕布、张飞、关羽、刘备、曹操，他们手持兵器，在锣鼓伴奏下相继出场，五人时而合时而分，变换出不同的队形，舞姿简单、粗犷。无具体剧情，更像是搬来的五位民众心目中的英雄。

三官三娘子。天官、地官、水官、三个娘子、家人同时出场，三官手摇彩扇，娘子手捧鲜花，家人穿插于众人之间，表演对拜、走太极等动作，相

甘肃
陇南
文化
研究

互照应，无具体情节。

笑和尚赶过雨。菩萨端坐莲花台上，笑和尚背一利剑，手握麻鞭绕场一周，然后向菩萨求教何处的过雨（暴雨、冰雹）伤害庄稼，菩萨先做思索状，然后指点方向，笑和尚即扬起麻鞭，东南西北，各打一次。

下西川是傩戏中的最后一个节目。吕布、张飞、关羽、刘备、曹操、黄忠、变化二郎、周仓及二十四面脸子、和事佬、五喇嘛等全部上场，五喇嘛手持锣、鼓、磬、钹、木鱼等敲打并分别朝拜东西南北中五方，二十四位角色分两队交叉十字跳入，围绕和事佬转一圈，结束。

属于第二类的有：

斩貂蝉。三国时，曹操擒杀吕布后，将貂蝉送与关羽，欲以美色拢络之，关羽识破曹操用心，杀死貂蝉。此戏应用细节动作及场外伴唱来表现关羽的内心世界：他洗刀、祭刀，反反复复——既不忍伤害貂蝉，又担心自己的英名因此毁于一旦，最终是不得不杀的复杂心情。

三英战吕布。吕布手握方天戟首先上场，与随后而来的刘备（双股戟）、关羽（青龙偃月刀）、张飞（丈八蛇矛）交战，几个回合之后，吕布请三人入席，敬酒猜拳，至四人皆醉，又怒而再战，首先张、吕二人交锋，几个回合后关羽、刘备先后参战，吕布被三英合围、不敌，朝后退缩，最终吕布倒拖戟逃跑，三英在喊杀声中紧追而下。

出五关的角色有关羽、周仓、曹操、孙乾、许褚、张飞、蔡阳等。内容大致同于《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演关羽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在古城遇见张飞，二人进城商讨寻兄大事。

长坂坡大战情节出自《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角色有赵子龙、张飞、关羽、曹操、许褚、张辽、甘夫人、糜夫人等。演长坂坡赵云、张飞等遭遇曹军，军民老少俱皆失散，赵云在混战中急找甘夫人、糜夫人和阿斗；糜夫人临难托阿斗于赵云，后关羽调军前来助阵，曹操退兵。

华容道释曹操情节同于《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角色有赵云、张飞、关羽、曹操、许褚、周仓、关平等。演曹操兵败赤壁，关羽义释曹操之事。

川五将又名《五将降猴》。剧演妖猴偷学五将（吕布、张飞、关羽、刘备、

变化二郎)武艺,反被五将降服。五将分别与猴争斗,情节简单,动作重复。

单战即关公战吕布,关公身着绿色战袍,手持青龙偃月刀,吕布身着白色战袍,手拿方天戟。二人挑战、单战,在由慢变快的锣鼓声中,吕布败下。

方四娘源于当地流传的小曲《方四娘》。角色有方四娘和二女伴,三人在竹笛伴奏声中上场,用独舞、三人舞、场外伴唱等方式演绎情节:自幼贤良聪慧的方四娘自打嫁到婆家后,一年四季辛勤劳作,从早到晚不得清闲,却仍旧过着公婆打骂,忍饥挨饿,整日以泪洗面的日子。以致嫁到婆家一年便没了阳寿。

第三类是“目连救母”,角色有佛、目连僧、青提夫人、红绿二鬼及四个小鬼。取材于众所周知的佛经故事,剧情涉及了招魂、赶鬼、超度、祈福等段落。

所有角色均戴面具是永靖“七月跳会”的鲜明特征之一,尤其其中还有部分古代面具。这种原生态特征表明七月跳会是一相对保存完好的傩舞戏,具有比其他地区(比如,只有个别面具或全部进化为脸谱)更高的研究、保护价值。

永靖跳会面具体积较大,属半套头式,佩戴时甚至可覆及后脑,面具眼部留有空隙,便于演员视物。从时间上来讲,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古旧面具,如娘子、关羽、三眼二郎、周仓、笑和尚、老者等,约二十幅;另一类是新近制作面具。从扮演角色上来说,又有专用、活用之分,专用者如刘备、张飞、曹操、蔡阳、吕布、貂蝉、李存孝之属,常常用来表现明确的个体,活用的如老汉、娘子、老婆、武士、红绿二鬼之流,用来表现某一类人,可出现在不同的戏剧情境中。如“娘子”既可出现在《五官五娘子》中,也可出现在《杀虎将》等剧目中。永靖面具造型细腻生动,色彩丰富且具有程式性特征,一般均遵循着“红忠紫孝,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勇绿暴;神佛精灵,金银普照”的规律。尤其是杨塔乡胜利村焦壑庙的古旧面具,据老人们讲,原有36副,清朝以前就有,是用士兵的衣服制作的,1958年,焦壑庙遭焚毁,村民刘恒录、周兴华(已去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面具抢救出来,四处藏匿,才得以保存了这批珍贵民间文化遗产,老人们功不可没,他们的远见和胆识值得我们铭记。